

陶诗指瑕

——论王夫之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

崔洁

(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00)

摘要:在明末,陶渊明诗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,王夫之却勇于指出陶诗之弊,且以“率”、“俗”、“褊”、“腐”来论陶诗之弊,乃前人未发之论,值得关注。这些观点是建立在王夫之独特的诗歌审美理论基础之上的,且对明末诗坛有着针砭意义。需要注意的是,王夫之对陶诗并不是一味否定,对陶诗的精华有着不同前人的挖掘。

关键词:王夫之 陶渊明 诗弊

中图分类号: I 206.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673-4580(2015)04-0001-(05)

王夫之是位独立慎思的学者,明清之际,门派林立,却能不妄依附,卓然而立,其治学,大至天地道器,小至一诗一文,诚如钱基博在评论湖南学风时所云,“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”^[1]。这种精神,在王夫之对陶渊明五言古诗的评论中,即可见一斑。

在晚明,陶渊明及其诗歌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。当时风靡文坛的唐宋^①、公安、竟陵诸派竞相为其揄扬,如鍾惺曾云“古人论诗文曰朴茂、曰清深、曰雄浑、曰积厚流光。不朴不茂、不深不清、不浑不雄、不厚不光,了此可读陶诗。”^[2]认为陶诗达到了浑化无迹的至境。在明中期,前七子虽然曾以“诗弱于陶”^②以论陶诗,然而从后七子开始就已有有所矫正^③,至许学夷,则直接对这一观点进行批评,并对陶诗评价极高^④。此外,学习效法陶诗的也非常之多,仅《和陶诗》这一大型组诗而言,据邓富华《明代和陶诗考略》^[3],嘉靖以后就有十六人之多,那些模拟陶诗的单篇之作更是不计其数。陶渊明的文集也多次被刊刻翻印,如焦竑、傅印台、周显宗、毛晋、张自烈、张溥等都有刻本,且评价颇高。此外,陶诗的注解研究著作也很多,如何孟春注《陶靖节集》十卷,黄文焕《陶元亮诗析义》四卷等等。

而王夫之却能打破文坛对于陶诗的迷信及过度的尊崇,以其独特的诗歌审美标准重新估量陶

诗,颇异前人,甚至可说是颠覆了陶诗的传统形象。他对陶诗的批评大胆而新颖,对于我们理解其诗学观点,并从另一个角度认识陶诗都大有裨益。

同其他人一样^⑤,王夫之认为陶渊明是一位隐逸诗人,其五古的主要特色是平淡自然,如:

钟嵘目陶诗“出于应璩”,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,论者不以为然。自非沉酣六义,宜不知此语之确也。平淡之于诗,自为一体。平者取势不杂,淡者遣意不烦之谓也。陶诗于此固多得之。(《古诗评选》卷四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“野外罕人事”首评语)

可见,王夫之认为陶渊明于平淡诗风“固多得之”,即陶渊明诗风以平淡为主要基调。王夫之对于平淡诗风并无反感,认为它只是诗的一种风格。但是,这种风格如果未被处理好,且不能达到王夫之所认为的审美标准,就很容易产生流弊。在王夫之看来,这是陶诗亦所难免的。他在著作中表达了对陶诗的几处不满,并指出了陶诗的弊病。主要有以下四点:

1. “率”

所谓“率”,指循心而发。观渊明行径,可知其人之率性任真;读渊明诗歌,可知其文之“真

率自然”^[4]。“率”固然是陶渊明之一大特色，也是后世文人钦慕他之所在。但率然为诗也有弊端，往往出语轻遽，不易节制，会使诗歌丧失韵味。王夫之认为陶渊明的某些诗歌即如此：

陶诗宜有率意一往，或篇多数句，或句多数字，正唯恐愚蒙者不知其意，故以乐以哀，如闻其哭笑。斯惟隐者弗获已而与田舍翁姬相酬答，故习与性成，因之放不知归尔。（《古诗评选》卷四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“野外罕人事”首评语）

就是说陶渊明某些诗歌过于率意而显得繁絮，缺了诗味。其中，尤以《饮酒》组诗为代表，王夫之指出“饮酒二十首，犹为泛滥。”^[5]即是说《饮酒》诗的汗漫无节。《饮酒》诗的某些篇章确实不甚精炼，比如其四“道丧向千载，人人惜其情。有酒不肯饮，但顾世间名。所以贵我身，岂不在一生。一生复能几，倏如流电惊。鼎鼎百年内，持此欲何成。”风格疏放，不够繁括。王夫之认为这种“率意一往”、“放不知归”的诗风主要是源于陶渊明的生活习性，陶渊明日日与村野农夫酬答过往，因此作诗时便不自觉地带出了这种直切显白、絮语无节的特点。

2. “俗”

在何逊《赠诸游旧》一诗中，王夫之评曰：“大端则雅，琐屑则俗也。言情而又出之以俗，则与穷里长告早伤、老塾师叹失馆又何别焉？”^[6]所谓“俗”，是指在诗中琐屑地描写生活琐事、俗事，尤其是将那些穷愁牢骚之态刻画如生。王夫之将这种“穷里长告早伤、老塾师叹失馆”之类的诗歌上溯自《诗经·卫风》中的《北风》，追述流变，并指出陶诗亦不免此态：

似塾师、游客者，《卫风·北门》实为作俑，彼所谓“政散”“民流”，“诬上行私而不可止”者，夫子录之，以著卫为狄灭之因耳。陶公“饥来趋我去”，误堕其中，杜陵不审，鼓其余波。嗣后啼饥号寒、望门求索之子，奉为羔雉，至陈昂、宋登春而丑秽极矣。（《夕堂永日绪论》内编）

陶渊明一生不离清贫，尤其是晚年，园田居失火后，潦倒更甚，甚至需要出外乞米。这种穷愁之态，常出现在他晚年的诗歌中，如《乞食》诗“饥来趋我去，不知竟何之！行行至斯里，扣门拙言辞”，如《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》“风雨纵横至，收敛不盈廛。夏日抱长饥，寒夜无被

眠”，再如《有会而作》的诗序“旧谷既没，新谷未登，颇为老农，而值年灾。日月尚悠，为患未已”。因为多涉及衣食琐事，陶诗因此也被王夫之目为“固有米盐气……与流俗相入”^[7]。这类诗歌虽极尽能事描摹出饥寒情状，却不符合王夫之的审美。

3. 褊

《说文》：“褊，衣小也。”王夫之常用“褊”批评诗歌气局狭小，且主要针对那些描写闲适生活的山林隐逸之作。这类作品又被王夫之称为“衲子”诗或是“山人”诗。王夫之对这类诗歌评价极低，认为衲子诗，也就是僧诗“大无能摄，微无能入”，就是说这些诗歌境界狭小，统摄不了宏大之象，也深入不到微妙之处，“不足拊于桧、曹之末”^[8]，连诗歌的下品都达不到。山人诗亦相类，器量狭窄，“眼孔小，见钱不得”^[9]，且爱自命清高，故意做出鄙视金钱名利，白眼傲世之态。王夫之曾系统总结这类诗歌的流弊，以“似衲子”冠之，并认为其源头可溯自陶渊明：

似衲子者，其源自东晋来。钟嵘谓陶令“隐逸诗人之宗”，亦以其量不弘而气不胜，下此者可知已。（《夕堂永日绪论》内编）

对于历来传诵的陶诗田园名作，如《归园田居》之一、《饮酒》之五、《咏贫士》之一等等，王夫之在《古诗评选》中多摒弃不选，认为“托体小”^[10]，即褊。这几首诗歌之所以被认为托体不大，王夫之并未解释。或者是因为在诗中，陶渊明一再强调自己出离世俗之志，如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”、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”、“量力守故辙，岂不寒与饥？知音苟不存，已矣何所悲”等等，虽是肺腑之言，但在王夫之看来，或许这番着意表白有点“眼孔小”之嫌。对比《读山海经》之一，这首诗被王夫之称为“托体大”，其铺叙田居生活，娓娓道来，尤其是“微雨从东来，好风与之俱”两句紧承“欢言酌春酒，摘我园中蔬”，兴会佳绝，自然成文，最后也顺其自然地转入“俯仰终宇宙，不乐复何如”，尺幅平远伸展，一切仿佛理所当然，不似前面几首之有意标榜。

4. 腐

所谓的“腐”，即腐儒之气，就是以迂腐烂熟的说理句子入诗。“腐”之为弊，易出现在议论诗中。王夫之在明梁有誉《厓门吊古》诗下评曰：

“此种题目诗，更无着议论处，一犯即属不亲，不但腐也。”^[11]可见，诗歌中一旦直接说理，即犯了“议论”，就会出现弊病，王夫之认为有两个弊病，首先就是“腐”病，除此之外就是“不亲”^⑥之弊。王夫之认为，“腐”也是陶诗弊病之一。在《饮酒》诗之十七的评语中，王夫之指出：

陶固有“人生归有道”、“忧道不忧贫”一种语，为老措大称赏者。一部十三经，元不听腐汉捋剥作头巾戴。侮圣人之言，比诛无赦，余固将建钟鼓以伐之。

陶渊明喜欢在诗中直白浅切地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悟，如“先师有遗训，忧道不忧贫”、“人生归有道，衣食固其端”等等，王夫之将这种诗比作腐汉拿经书里的话扯成头巾当门面，认为只有“老措大称赏”。陶的这类诗歌，亦被王夫之称为“帖括气”^⑦加以嘲弄，“帖括”意为迂腐不切时用之言，与“腐”意同。

二

对于陶诗平淡自然之诗风，历来多是推崇，鲜少批评。如黄文焕《陶诗析义》说到“古今尊陶，统归平淡。”然而王夫之却能不被传统所囿，勇于指出陶诗平淡之风的流弊；而其以率、俗、褊、腐来论陶诗之弊，也是前人未发之论^⑧，且打破了陶诗的传统形象，使得陶诗所展现的那自然任真的傲世形象不禁大打折扣，变得世俗了起来。

王夫之对于陶诗指瑕之对错姑且不论，王夫之是有着自己的审美理想的，他执着地、甚至偏执地以之衡量古今诗歌，不管世俗，不论传统，以至于对于传统和世俗舆论颠覆颇多，王闿运在《湘绮楼说诗》中论之“可云有胆”^⑨。其观点虽云大胆，却并非故作高论，以惊众听，是建立在他自己独特的审美标准之上的。

首先，王夫之论诗尚“简”。所谓的“简”，在王夫之的诗论中又称为“约”“净”“纯”“一”“敛”等，是指文意不烦杂、“不漫及”^[12]，一篇之中没有多余字句，所谓“一字殆无虚设”^[13]，但却非枯瘦干瘪，而是语足神完，甚至可以做到“意言之简，藏万里于尺幅”^[14]、“自爱其字，一出一入，非千金不售”^[15]，即在简净的文字中蕴含丰富的韵致。王夫之认为“简”是五言古诗的创作传统和创作标准，在点评丘迟《芳树》时，他提到了“用少”（即“简”），认为“丘诗之妙，全宽于用少……汉人所以为五言祖者在此”^[16]，指出了汉代之所以成为五古的源头，就是因为那

时的五言诗具有“简”的特点，五古从产生时就有了尚“简”之特点；他在张华《情诗》后评论“古言之制，去雅不远，虽华必约。”^[17]即是说“约”（即“简”）是五古体制上的特点。在《夕堂永日绪论》中，他再一次论述这一观点：“古诗无定体，似可任笔为之，不知自有天然不可越之桀，……所谓桀者，意不枝，词不荡……”所谓的“意不枝”“词不荡”，即没有枝节累赘之处，就是指的“简”，王夫之在这里甚至将之视为古诗的天然本性。“简”对于王夫之来说，是非常重要的诗歌标准。他在评选古诗、唐诗、明诗中的五古篇什时，正是以“简”为主要依据的。正是出于“简”这一审美要求，他对陶诗的散漫无节提出了批评。

其次，王夫之认为写诗要有春容雅态，即使是描写极为凄苦的情事，也不能一味琐细地诉怨说愁。他在《夕堂永日绪论》论述古诗“桀”时，其中之一即“戍削而不竞”，不竞，即不去刻意表露，是有着一种君子般从容的风度，表现哀情时，不必着意刻画而哀婉已然深入人心；表现慷慨时，不必故作豪语而豪气已然淋漓丰沛。《十五从军征》就是这样的一首诗，诗中写了一个人十五岁从军出征，八十方才回乡，却发现家中早已物是人非，满目凄惶，但是作者并没有像杜甫那样用“幸有齿牙存，所悲骨髓干”之类刻露的字词，而是笔法温厚地表现了出来，王夫之称之为“苦甚迫甚，而发意出手自有余闲”^[18]。具体到创作方法，王夫之主张“情至”而“不关事”^[19]，创作时不是以事为纲，而是以情为纲。所谓以事为纲，就是以诗记事，诗歌细致又真实地描写出某件事情；而以情为纲，则是诗歌随着情感而波动，事件只是情感的点缀。这又被王夫之称为“大端言情”^[20]，所谓的“大端”，也就是不苛细地描述事件。即如《明月何皎皎》一诗，不刻画，不铺排，而离居之悲愁跃然纸上，被王夫之推为“风雅正系”^[21]。再如《步出城东门》一诗，亦是寥寥数笔，白描写之，却是情感深厚，余味绕梁，王夫之称之为“大端言境，大端言情，国风正系”^[22]。而那些琐言碎语、穷形尽相之类的诗歌，则往往被王夫之针砭批评。杜甫一生坎坷，写下了“人少虎狼多”“痴女饥咬我”“呻吟更流血”等等辛苦寒酸之言，王夫之极为不喜，评曰“逼真作净丑语”^[23]。正是基于这种审美，王夫之才会以“俗”来论断陶渊明《乞食》之类的诗歌。

再次，王夫之崇尚深广之境，而不喜境界褊小之诗歌。山林隐逸诗歌，往往容易写得小巧精致，然不够大气。王夫之对这类诗歌是断然摒弃的。如陶渊明的《饮酒》之五，这是被前人称颂的佳作，王夫之本人也认为，该诗颇有佳致，其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之句，境与目会，“自然生其气象”，可谓王夫之重要诗歌理论“现量”说的最佳注脚。王夫之认为这极不易得，五言诗中，大略只有《古诗十九首》和陶诗能如此，“下此绝矣”^[24]。但是却因为这首诗气局之褊，只好割爱，未被收入《古诗评选》。而《古诗评选》中所收录的陶渊明之田园诗，如《和郭主簿》《和胡西曹示顾贼曹》《读山海经》之一等，即他所认为的“净言情深”^[25]、“广大深密”^[26]、“托体大”之佳作，有着深远厚重之气象。陶诗而外，对其他诗人亦如此，如他认为王维诗颇有小藻娱人者，但却因为“褊促浮露”，所以“不足采也”^[27]。

最后，对于说理诗，王夫之重兴会。他所欣赏的说理诗乃是“非但理至，风味亦适”之作品，多寓理于情于景之中，方能做到“说理而无理白”^[28]。而直接以说理之语入诗，往往“言未穷而意已先竭，在我已竭，欲以生人之心，必不任矣”^[29]，枯燥乏味，丧失了诗歌的意趣，缺乏动人心魂的力量。陶诗之中，他认为《饮酒》诗之“栖栖失群鸟”首与“幽兰生前庭”首，方可为说理诗之典范，前者以鸟为喻“情至理至”^[30]，后者以兰比兴乃“真理，真诗”^[31]，不需用“人生归有道”之类的理语而意理已然深至。而陶诗那些直接以理语入诗之作，则为他所摒弃不取。

三

王夫之是有着现实关怀的学者，在论及陶诗时，王夫之并非只是单纯讨论陶诗优劣，他还常常联系古今，通过评论陶诗来批评晚明诗坛。他论及陶诗之“俗”弊时，曾谈到，陶诗、杜陵而后，“啼饥号寒、望门求索之子，奉为羔雉，至陈昂、宋登春而丑秽极矣”。陈昂和宋登春都是明末布衣，钟惺有《白云先生传》，传主即为陈昂，写其卖卜游食，极其贫困，为“老贱晦辱之尤”。内中亦提到了宋登春“以穷而显晦于诗”。二人生计落魄，其窘态自不免流露于诗，宋诗如“暄寒惟短褐，风雨屡长吟”、“频游双屐弊，生计一瓢存”，陈诗如“扶行衣尽藜，衰削面如瓜”、“偃蹇居牛后，敲推敢马前”等，皆此类，被王夫之目为“丑秽极矣”。再如，在论述“褊率”之弊时，王夫之说到，他“居平不喜人轻言仿陶，以

非其人则疾入于褊率也”^[32]，后世学陶者，虽代不乏人，但往往不届其精华，易得其“褊”气，“几令陶为褊率之俑”^[33]。他在《夕堂永日绪论》内编中说“自是（按，指陶渊明）而贾岛，固其本色；陈无己可以冥搜，止堕蛮盐窠臼；近则锺伯敬通身陷入；陈仲醇纵饶绮语，亦宋初九僧之流亚耳”，指出晚明锺惺、陈继儒等人诗歌境界狭小，充满了山人褊气。再如，论及“腐”弊时，王夫之往往称这类诗歌的作者为“老措大”，这是对老年寒士的蔑称。其中就包括了竟陵派首领锺惺、谭元春等人。锺、谭对陶渊明“先师有遗训”、“人生归有道”等直接说理的诗歌非常赞赏，认为是“语天时物理灵通异常”，是“料理身心透悟性命之言”^[34]。王夫之则认为，锺谭二人不分诗歌之好歹，只要见到“衣食生君臣，忠孝复何有”之类浅白的说理之语，就会交口称赞，“一以灵快赏之”^[35]。除了对锺谭二人鉴赏力的否认，王夫之还认为，锺、谭二人的诗歌也有“腐”气。他指出竟陵“创而为腐为尖为钝为贱”^[36]之诗，所谓的“腐”，就是渊源陶诗“以帖括为诗，求媚经生”^[37]者。故此，在论到陶这类诗歌时，王夫之对竟陵派亦连类及之。

明末，竟陵派循姚贾之绪，诗境狭窄，有乖大雅。然却影响很大，据《明史》记“自宏道矫王、李诗之弊，倡以清真，惺复矫其弊，变而为幽深孤峭。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《唐诗归》，又评选隋以前诗为《古诗归》。钟、谭之名满天下，谓之竟陵体。”^[38]天下翕然从之，王夫之在《夕堂永日绪论》中曾提及竟陵派所造成的流弊，“若欲吮竟陵之唾液，则……但就措大家所诵时文之与其，以‘静澹’、‘归怀’熟活字句凑泊将去，即已居然词客。”诗歌创作已然不是一种情感的抒发，而是一种固定的帖式，诗坛因之变得死气沉沉。王夫之本人就曾学写过竟陵体。在《述病枕忆得》中，王夫之说自己先拟学七子一派，后改从竟陵，最后终跳出窠臼，“去古今而传己意……益知异制同心，拦荡声情而繁括于兴观群怨”，形成了自己的诗歌审美观。正是因为学习过竟陵诗风，故能言中其弊。山人文化在当时也颇为兴盛，甚至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僚也纷纷以山人自命。山人诗亦因之风靡文坛，当时甚至有“诗在布衣”之说。由于山人多处社会中下层，没有太多的束缚，故其为诗多喜放笔自任；他们生活一般也不甚富裕，像宋登春、陈昂之流甚至贫困至极，有时还需要干谒游食，故其诗歌也不免

有些牢落之态; 他们生活范围较窄, 又多喜写山林田园之作, 诗歌必然也不会深广。与竟陵派遥相呼应, 褊、率、腐、俗之诗风弥漫诗坛, 而这些都是可以在陶渊明诗中寻到影子。故此, 在评论陶诗时, 王夫之往往借题发挥, 指责明末诗坛。

余论

值得注意的是, 虽然对陶诗, 尤其是陶诗传统形象的一面, 提出了苛刻的批评, 但王夫之对陶渊明评价并不低下。相反, 他非常看重陶诗。《古诗评选》“五言古诗”类中, 陶诗入选十七首, 仅次于谢灵运、江淹和谢朓。同时, 又对陶诗精华之处进行了不同前人的新发掘。如指出陶诗意脉自然, “得转皆无预设”^[39]; 兴会佳绝, “自然生其意象”; 继承“一诗止于一时一事”^[40]的古诗传统《拟古》“得十九首项下珠”^[41], 深得古诗神髓等等。这种新发掘对我们理解陶诗提供了另一种思路。总之, 王夫之对于陶诗既破又立, 却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, 而是在其独特的古诗审美理论上重新阐释陶诗。王夫之曾云“看古人文字, 须有通明眼力, 作一色参勘, 胸中铢两乃定; 不尔, 必为流俗所驱扇, 横分皂白矣。”^[42]其评陶诗正可当之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钱基博. 近百年湖南学风 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1985. 1.
- [2] [34] 鍾惺, 谭元春. 古诗归. 续修四库全书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. 448.
- [3] 邓富华. 明代和陶诗考略 [J].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, 2015(2): 58.
- [4] 陶渊明资料汇编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2. 153.
- [5] [6] [7] [10] [12] [16] [17] [18] [19] [20] [21] [22] [23] [25] [26] [28] [29] [30] [31] [41] [42] 王夫之. 古诗评选. 船山全书第十四册 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2011. 650.
- [8] 王夫之. 南窗漫记.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 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2011. 883.
- [9] [11] [13] [32] [33] [35] [36] [37] 王夫之. 明诗评选. 船山全书第十四册 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2011. 1315.
- [14] [15] [27] [39] 王夫之. 唐诗评选. 船山全书第十四册 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

2011. 938.

- [24] 王夫之. 诗译.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 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2011. 808.
- [38] 张廷玉. 明史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4. 7399.
- [40] 王夫之. 夕堂永日绪论内篇.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 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2011. 822.

注释:

- ①如唐顺之《答茅鹿门知县》: “陶彭泽未尝较声律、雕文句, 但信手写出, 便是宇宙第一等好诗。”
- ②明何景明提出“诗弱于陶, 谢力振之, 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”这一观点, 其后胡应麟《诗薮》加以祖述, 认为陶诗“其调弱, 其格偏”。
- ③如谢榛《四溟诗话》: “陈伯玉诗高出六朝, 惟陶渊明乃其伉俪者, 当与两汉文字同观。”就认为陶诗、陈子昂诗皆高出格调纤弱的六朝诗歌, 有着汉魏风骨, 是对“诗弱于陶”的一种矫正。
- ④许学夷在《诗源辨体》中针对何景明“诗弱于陶, 谢力振之”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“渊明诗, 真率自然而气韵浑成, 而谓‘诗溺于陶’, 一病也……。”许学夷又指出: “靖节诗真率自然, 倾倒所有。”对陶诗评价很高。
- ⑤陶诗之平淡自然乃历来之公认, 明人亦然, 如胡应麟《诗薮》认为: “惟陶之五言, 开千古平淡之宗。”
- ⑥不亲, 指由于诗中充满了说理之语, 诗歌就丧失了感发力, 以至于不能妥帖地展现出诗歌中的物象及情感, 变成了干巴巴的说教。
- ⑦王夫之曰: “陶诗固有米盐气、帖括气, 与流俗相入。”见《古诗评选》卷五谢灵运《初往新安桐庐口》评语。
- ⑧明代, 对于陶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七子, 七子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两点, 一是陶诗格调偏弱, 二是陶诗质朴少文, 如许学夷说到“靖节诗直写己怀, 自然成文, 中惟‘饥来驱我去’‘相知何必旧’‘天道幽且远’二三篇, 语近质野。”就是指出陶诗过于朴野。均不曾就王夫之所谈四点进行论述。
- ⑨王闿运《湘绮楼说诗》, 民国三十三年成都日新社排印本。

(责任编辑 秦川)